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SHUIHU XILIE ZHI PINMINGSANLANG SHIXIU

水浒系列之

范君问◎编著

石秀

天慧星

拼命三郎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水浒系列》之
拼命三郎石秀

范君问◎编著



中国古代
文学史上的

传奇人物丛书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责任编辑：潘 安

封面设计：熊猫布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系列之拼命三郎石秀 / 范君问编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ISBN 978-7-5676-1098-9

I. ①水… II. ①范… III. ①《水浒》研究 - 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52号

水浒系列之拼命三郎石秀

范君问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7.5

字 数：253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098-9

定 价：2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1. 狱中断头饭·····	1
2. 结义蓟州城·····	8
3. 打理断路巷·····	24
4. 慧眼辨奸情（上）·····	34
5. 慧眼辨奸情（下）·····	46
6. 智杀裴如海·····	62
7. 恶战翠屏山·····	76
8. 大闹独龙冈·····	95
9. 加入梁山泊·····	104
10. 独探祝家庄·····	111
11. 只身入虎穴·····	120
12. 晁天王之死·····	129
13. 独闯大名府·····	148
14. 单刀劫法场·····	158
15. 狱中小结义·····	174
16. 进位天慧星·····	198

17. 西山练雄兵	210
18. 火烧宝严寺	217
19. 夜探焦山寺	231
20. 血战昱岭关	245
21. 江湖有后话	269

1. 狱中断头饭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蓟州城华灯初上。一丝清冷的风吹过街市，虽不凛冽，但却让走夜路的人生出一种身不由己的寒意。

其实这蓟州城只是蓟县的县城。除蓟县外，蓟州北边大半的领地现在都在辽国南院大王耶律得重的统治下，蓟县城也就成了宋辽边境上的重镇了。宋、辽，还有正在崛起的女真，在这座小城里相互试探、碰撞，暗流汹涌。

蓟县大牢的最深处，一间阴暗的石屋内，大字形铁架上绑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囚犯，两条铁链穿透琵琶骨，隐隐还能见到凝固了的暗红色的血渍。两院押狱杨雄提着一个装着酒肉的食盒，站在石牢中间，面色复杂地看着眼前的囚犯。

那囚犯闻到了酒肉香味，艰难地抬起头，看了杨雄一眼，淡淡地说：“难得杨节级亲提酒肉来，想必是我的断头饭了吧。”

杨雄放下食盒，解开囚犯的双手，说：“赵小乙，聚众为匪，劫掠商贾，经狱司推鞠，法司检断，提刑司复案，核准斩刑，明日东门口问斩。”

赵小乙猛听到斩刑时，脸色微微一变，随即便仰头大笑起来：“哈哈，老子纵横蓟州快十年了，抢过辽人，杀过官差，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天底下什么样的事老子没经历过！砍头不过碗大的疤，老子这辈子值了。”

杨雄把酒肉一一摆放好，略带歉意地说：“你一身功夫，太过

强悍，我只敢松开绳索，铁链是不敢取下的，你将就一下吧。”

赵小乙劈手夺过酒壶，仰头就喝，然后大口撕咬起肉来，仿佛要将对人世间的留念统统咬碎了吞下肚去。杨雄只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不说话。

赵小乙猛吃了几口，又逐渐恢复了阴狠的神色。他看着杨雄问：“明日问斩，断头饭该是明天吃。你今晚送酒肉来，是想问我什么吧。”

杨雄点点头。赵小乙又说：“我劫掠商贾，左手拿到钱，右手就花了，没有结余……”

杨雄打断他说：“我不问金银，只想问几年前的一桩旧案。”

赵小乙深深地看着杨雄，半晌，叹了口气说：“可是前任杨知府的死因？”

杨雄点头。赵小乙笑道：“事情都过了快三年了，你还在纠缠不清么？你那堂哥杨知府失足溺死于荷花池，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你一个劲地追查个屁啊。况且知府大人淹死了，你问我一个马匪干嘛？”

杨雄目露凶光，盯着赵小乙。赵小乙夷然不惧，同样瞪着眼睛盯着杨雄。

杨雄冷冷地说：“你们大概没人知道，我堂哥水性很好。府内荷花池水深不过一人高，就是把我堂哥手脚都捆了扔下去，他也不会被淹死。府衙内的孙仵作和我一同验的尸，他说堂哥是死后落水的。可惜呀，等我把堂哥的灵柩送回家乡再转回来时，孙仵作就平白无故地消失了。”

赵小乙立刻回道：“那关我屁事。”

杨雄说：“本来不关你屁事，但钱二死了，你被剿了，蓟州境内私贩盐铁的路断了。你在这关了三个月，知府判你问斩，三司覆案核准。从蓟县到汴京，快马加鞭十几个来回都够了，也没见谁来救你！也没见你能免死！”

赵小乙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他一字一顿地问杨雄：“你啰嗦这些听不懂的屁话，到底想说什么。”

杨雄狠狠地说：“你身后的人救不了你，也不想救你！”

赵小乙看着杨雄，不说话。

杨雄接着说：“你在翠屏山不过两百兄弟，居然能有一百五十匹马；虽无盔甲，但每人都配了马刀和强弓；这样的装备比边军都差不了多少啊！你虽劫掠过往商贾，但从不祸害蓟州百姓，且很少杀人；但是那些死于你手的人，不是来自汴京，就是来自辽国。我堂哥当初三次出兵围剿你们，每次你都能未卜先知般逃得无影无踪。你这两百人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杨雄边说边盯着赵小乙，看他无动于衷，便又说道：“我堂哥死后，新任知府到任前，有三个月的空档，这期间你们居然没有劫掠过一次，你们难道是官府养的土匪？要不然为什么不趁着蓟州府无人主事而大肆劫掠，反倒销声匿迹，好似在等新知府到任一样？这段时间，你们吃什么喝什么？新知府到任后，为了剿灭你们，特地上书兵部，从边军借调二千精锐过来，又配了五百衙役，还带着床弩上山，结果虽然灭了你们，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死伤过半。而你这个匪首居然还能逃脱。你们的战力恐怕不输于禁军吧。”

赵小乙仰头饮尽一杯酒，然后惨然一笑：“你见过禁军么，你知道禁军是什么样子么，不知道你就在这胡扯蛋。老子是逃脱了，可是老子躲了大半年还不是被你和那个戴斗笠的家伙给挖出来了么。老子告诉你，要不是那个戴斗笠的狗日的突然蹦出来，老子差点就能宰了你和时迁那个兔崽子。”

杨雄目光闪烁，紧接着改变了话题：“你翠屏山二百人，活到现在的，连你在内一共只剩了八个。”

赵小乙神色一顿，杨雄慢慢地说：“除你明天问斩外，其他人都还未核刑，但他们肯定少不了开刀问斩。我不能让他们不死，不过我能让他们活着的时候少受点罪，死的时候能体面一点。”

赵小乙默然无语，石屋内悄无声息。时间都好像死去了。

过了好久，一声叹息轻轻响起。赵小乙说：“你要问的事，牵连很多，我知道的有限。有些我能说，有些我不能说。你问，能说的我告诉你，不能说的，你也别怪我。我的身家性命、翠屏山二百兄弟

的身家性命、你堂哥前任知府大人的身家性命，甚至连带现如今蓟州府上下所有人的性命，加在一起，还真抵不上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杨雄闻言，脸色变了，不由自主地握起双拳。赵小乙看着杨雄，淡淡一笑：“其实你已经猜到了一些，只是不敢相信而已。你堂哥在蓟州两年多，为官也算清廉。只是他挡了贵人的财路。”

杨雄咬牙切齿地蹦出四个字来：“私贩盐铁！”

赵小乙微微一笑，“不错。偶尔还兼带贩些马匹。”

杨雄一拳砸在牢内的炕铺上，沉声喝道：“可是你们把盐铁兵器贩到了辽国！契丹人拿着这些刀枪又杀人边关，害我同胞！”

赵小乙缓缓地说：“朝廷开榷市准予和契丹贸易，盐铁虽是禁品，但私下贩卖的多了。与其让什么都不懂的商人倒卖，还不如由朝中贵人掌控，至少还有一个度。而且这些盐铁也并不都卖给了辽国！”

“放屁！”杨雄勃然而起正欲抢白。

赵小乙摆摆手，说道：“你且听我说完。对与错，我无法评判。我只是一个犯事待死的配军，因贵人搭救才改名换姓活到今天。为了报恩，我在这蓟县城外扮马匪，只是要保这条盐铁财路。”

杨雄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平复了心头的愤怒，问道：“我堂哥是你所害？”

赵小乙笑道：“你也太看得起我了，一个马匪能害堂堂知府？你真当大宋朝要亡国了不成？”

杨雄诧异了。

赵小乙接着说：“杨知府断了贵人财路，贵人也只不过会断掉他仕途而已，还不至于要害命。你堂哥的死，与我无关，与我身后的贵人无关，与大宋朝无关！”

杨雄骇然了：“不与大宋有关，难道这蓟州城里还有别国奸细？”

赵小乙昂然道：“你只知道这蓟县城里有汉人，有契丹人，甚至还有女真人。但你不知道，这城里有宋官，有辽官，还有女真的百户呢！”

杨雄问道：“害我堂哥的是谁？”

赵小乙说：“这个我真不知道。我常年驻守城外，只和城内钱二联系。那钱二是辽国的千夫长，潜入蓟州，当个泼皮混混，也只是为了盐铁财路。”

杨雄半天不说话了，蓟州城里著名的泼皮头目钱二居然是辽国的奸细。那可是曾经三天两头和自己打交道的家伙啊。

赵小乙不容杨雄发问，接着说：“原先这盐铁财路很散，朝中很有几个人都插手其中。后来被敲打了几次，就都老老实实在地被整合成了一处。可就因为原先散乱，事情做得不干净，多少被人知道了，蓟州也颇有几个有胆色不怕死的暗中阻挠。城外往来江南贩马羊的石老大算是一个了。”

杨雄接口道：“就是那金陵府的石大官人？”

赵小乙看着杨雄笑了：“四年前，你堂哥带着你还有两个家将微服赴任，结果在城外遇到私贩盐铁的商队，你堂哥动意要拿下商队的头目，结果反被所伤，两个家将被杀，正好是碰到石老大路过救了你们，对吧。”

杨雄点头。

赵小乙说：“那根本不是路过，石老大本来就是一路追杀商队过去的。前些年被石老大干掉的私贩盐铁的商队不下十支了。所以我轻轻一敲打，其他插手的大人们就都知难而退了。后来你堂哥一心一意要整肃吏治，截断私贩盐铁之路，其实也是跟石老大商量过了的吧。”

杨雄眯着眼睛看着赵小乙：“石大官人之死一直有蹊跷，是你伙同钱二一起干的？”

赵小乙摇头：“我会和钱二合伙？那不过是个辽国的千夫长，也有资格和我合伙？要不是我身负使命不得不和他联络交易，早几年我就剁了他了！石老大是坏过我几次生意，总是骚扰得我不得安生，我也恨不得把他三刀六洞。但说到底，就算老子要杀他也是光明正大、真刀真枪地干仗，怎么会用那些卑鄙下流的手段？再说了，石老大是什么人？纵横边塞十几年的江湖老大，是钱二这样的货色能伙同几个人就能干掉的？我虽看不起钱二，但也知道这个人也是不屑用下三滥



的手段。他欺行霸市靠的是一拳一脚打下来的，他贿赂官府靠的是真金白银。他一直想杀石老大，可一直找不到机会，所以才搞出了三战赌马市的噱头。可是，就凭他约的那三个所谓的契丹高手就想干掉石老大，那是痴心妄想！石老大暴毙另有原因，具体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没干，我的人也没干；城里和我交易的契丹人也干不了这事。但石老大必是死于辽国奸细之手，只是这个奸细还不为我所知罢了。”

杨雄双手撑着炕铺，把头一直伸到赵小乙面前，满脸杀气地问道：“你是说这城里还不止一伙契丹奸细？”

赵小乙笑了笑：“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接着查吧。这三年来，你不是一直在查么。只是我不能奉陪了，明天谁操刀？”

杨雄傲然道：“我。”

赵小乙一愣：“我还以为是你的那个戴斗笠的手下。”

杨雄愤然道：“那个好汉不是我手下，我抓到你的时候就说了，我不认识他。”

赵小乙一脸的嘲笑和鄙视。杨雄看他不信，知道解释也没用，索性掉头就走。石牢内，只剩了赵小乙一个人慢慢地品尝着人生最后的晚餐。

杨雄穿过大牢，走进一间单独的小房间。屋内，时迁正趴在大桌上，用力撕咬着一只鸡腿。杨雄看他吃得满脸油水，忍不住喝道：“就知道吃，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时迁嬉皮笑脸地回道：“好大哥哎，事情要是没一点儿进展，我怎么好意思来这儿混吃混喝。”

杨雄闻言坐下，从时迁手里抢下半只鸡，边吃边说：“我这边赵小乙已经承认，他参与了私贩盐铁，只是没想到钱二是辽国探子。我堂哥和石老大的死应该与他们无关。你那儿什么进展？”

时迁一听，呆了半天，然后才慢慢地说：“我探得两个消息，一是城里有辽国探子，只是没想到钱二也是。如今城里还有别的辽国探子，具体是谁，不得而知，但现在市面上不少人都在暗中打听赵小乙和盐铁的事。”

杨雄点头，问道：“第二个呢？”

时迁放下手中鸡，说：“两年前，钱二和他手下三大金刚前往山谷打猎，没来由的全部被杀了，而且死状极惨。我探得他们死前曾有戴斗笠的樵夫连续四五天到他家门前卖柴，他们死后，樵夫就不再出现了。”

“戴斗笠的樵夫？”杨雄紧张起来，问：“是暗中帮我们擒拿赵小乙的戴斗笠的人么？”

时迁说：“有点像哎，我在山谷走访了所有的猎户，他们回忆说，两年前有一个大汉曾在山腰废弃的寺庙内养了三个月的伤。”

“什么时间？”

“大约就是钱二等人死于山谷的时间段。”

杨雄一按桌子，“那么杀死钱二的人有可能是那个戴斗笠的樵夫，他在杀钱二时负伤，在山上养过伤？”

时迁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哎。所以我追问那大汉的模样，可惜猎户们大多没看清，估计那大汉很精明，有意不让别人看他的脸，不过据说那大汉背影很雄壮。”

杨雄想了一想，问：“背影很雄壮，那晚斗笠人背影也很雄壮。”

时迁说：“这个暂时说不清。不过前日我进城时，看到一个身背斗笠穿白布麻衣的樵夫正出城。那人背影很雄壮，而且很像那天晚上帮我出手的人哎。”

杨雄忽地一下站起身，追问道：“那人呢？”

时迁笑笑说：“我追出去时，他已经走得没影了。那人身法极快，绝非普通樵夫。”

“哦。”杨雄颇为失望。

时迁一脸欠扁的模样，把脸凑到杨雄跟前，说：“哥哥莫急哎。那晚斗笠人帮我们对付赵小乙时，曾以命搏命，以伤换伤，当时他左肩曾中赵小乙一刀。赵小乙的刀与众不同，是锯齿状的刀锋，所以刀伤也会与众不同。我们只要找到那樵夫，看一看他左肩是否有奇特刀伤即可判定了。”

2. 结义蓟州城

下午的阳光斜射在蓟州城东门大街前，有些意犹未尽的味道，又有点儿心有不甘的意思。光线里一派敲锣打鼓的鼓乐声，两个狱卒在前面走着，一个手里拎着许多礼盒，另一个捧着好些缎子彩绸。后面一个狱卒举着青罗伞，杨雄就走在伞的下面，脸上酒气未散。街道两旁的行人都停下来，看见杨雄来了纷纷上前打招呼。有人把事前准备好的礼盒交给狱卒，还有人干脆捧了酒杯上来。杨雄也是来者不拒，一口一杯干得底朝天。

两个操着外乡口音的客人问路边的老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人回答：“这是蓟州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手杨雄杨节级。他三个月前擒得蓟州城外悍匪赵小乙，今天又奉命亲自行刑，斩了赵小乙的狗头。”

客人诧异道：“处决一个犯人，还用得着鸣锣开道，大家送礼献酒？”

老人说：“唉，你这就不知道了。这个赵小乙凶悍得不得了，盘踞城外四五年了，打遍周围百里无敌。城外原本有几支泼皮混混拉帮结派的，都被他给打散了，就剩了他一家，一两百号人，专门劫掠商贾。像我们这样的小商小贩，想要出城办个货什么的，都要先行缴纳买路银子才行啊。大点的商号，哪家不被他劫掠过。他连打铁的农具都不放过，连官府的盐运都敢下手啊。”

客人一听，笑道：“这个赵小乙倒有点意思，连农具都要，连盐

运都敢下手，莫非是想占地为王？”

老人接着说：“官府几次三番想剿灭他，都不曾得手。两年前，知府大老爷专门请了边兵，架着好大的弓弩上山，终于干了一场大仗。可是那个惨啊，整个翠屏山上到处是砍断的手臂，砍飞的身子，血流了好远，边兵死了将近一半，衙役们个个带伤，才最后剿灭了他们，生擒活捉了二十来个。可是那个赵小乙硬是从几千人的围剿里杀出一条血路，独自逃了。”

客人听了，忍不住说：“看来也是一条好汉啊。”

老人忙说：“哪里是好汉，就是悍不畏死的土匪！这群马匪虽然灭了，但赵小乙一日不死，蓟州城就一日不得安宁。我前日听衙门里师爷说，那赵小乙就躲在城里，一藏就藏了一年多，硬是没人能找到。三个月前，杨节级暗访，发现了赵小乙，结果他们俩大战一场，还是杨节级本事大，亲手拿下这个匪首。今天才终于斩了他，我们也终于安心了啊。你看看，那狱卒手里拿的，有的是知府老爷赏的，有的是店家送的。”

话正说着，就见几个酒气冲天的军汉拦在路口，一个领头模样的人拨开众人，钻过到杨雄面前，抱拳说：“节级大人好风光啊，只是可怜了我们这些拼死冲锋的兄弟们！”

杨雄端起酒杯说：“张保，当初进剿赵小乙，你也是出了力的人。来，请你喝酒。”

张保一手推开酒杯，“哪个要来喝你的酒，我是来为那些进剿受伤的兄弟们讨些利息钱的。识相的，先拿一百贯来用用。”

街上顿时鸦雀无声，敬酒送礼的商贩都悄悄地四散挪开。杨雄看着张保冷冷地说：“当初进剿时，你们边军是出过力，也确实损失较重。但知府老爷已经补偿过你们了，死者重恤，伤者都得了赏银，甚至像你这样不愿回边塞的，也都在蓟州城里吃饷当差。可是你自己不争气，三天两头吃喝嫖赌，花光了赏银，现在又想怎么样？”

张保听了恼羞成怒，大声喝骂道：“你个狗日的杨雄，平日里就仗势欺人的，今天又在这里欺诈百姓，老子们拼死拼活的，反倒不如

你这小狗了！哪有这样的道理！兄弟们，他不给，老子们自己动手！”说罢，劈手就去抢那些花红缎子。他身后的几个军汉，顿时起哄起来，一窝蜂似的围了上来。街面上顿时大乱。

杨雄一手推向张保，喝道：“你们想干什么！”只可惜，他今天酒喝得有点多。出手时也没当真，竟被张保一记刁手擒住了手腕。杨雄顿时脸色一变，另一只手忽地抬起，正要打出。不成想，其他的军汉同时出手，一个从侧面拉住杨雄的另一只手，一个从背后抱住腰，还有一个欺身上前，抡拳就对着杨雄的胸口连捣数下。还好杨雄身上功夫不错，挨了几下浑然不觉，只是双足踏地，气沉丹田，使出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两臂用力和张保四个人较起力气来。张保四人竟一时拿他没有办法。两旁有人想来拉架，张保带来的其他军汉一顿推搡，大家都无法上前。还是杨雄身旁一个的狱卒见状不好，丢下礼盒，拔腿就跑去找人去了。

刚刚在路边问老人话的两个外地客人忍不住就要上去帮助杨雄，老人一把拉住他们，悄悄地说：“这张保以前是边军的小校，进剿赵小乙时边军损失惨重，张保不敢回边塞，就求知府老爷收留，做了城中的军头。以前，城里有个恶霸叫钱二，成天欺行霸市，和赵小乙并称蓟县双害。后来老天开眼，钱二死在城外了。张保就成了这城里的又一个恶霸，带着几个地痞，整天吃喝嫖赌，打架斗狠。客官，你千万别过去，杨节级一身本事，又是官差，张保奈何不了他的，你们一过去，惹恼了张保，白白被打一顿，不划算啊。”

那两个客人听后，怒道：“地痞恶霸而已，怕他什么。”

可还没等他们上前，就听到有人大声说话：“这里的店家自发给这节级礼物，关你们屁事，你们讹诈不成，四五个人打人家一个，好不要脸！”

众人闻声都回过头去，只见一个樵夫打扮的大汉，穿一身白布麻衣，身背斗笠，肩上担着一担柴禾，站在人群中间，显得十分扎眼。旁边有路人拉拉那大汉的衣角，暗示他快点让开。可那大汉反倒放下担子，朗声说道：“大路不平有人铲，老子生来见不得不平之事。你

们这群不要脸的兵痞，就知道仗着人多欺负人，在边关打仗的时候也没见你们这么凶狠过！”

话语一出，街边正准备上来帮忙的两个外乡客人都倒抽一口冷气，停住脚步，观望起来。正架着杨雄的张保猛然瞪起眼睛，回头盯



着那樵夫，骂了起来：“哪里来的该千刀万剐的要饭花子，你狗日的活腻歪了，敢来管老子们的事。小心老子踩爆你的卵蛋，让你去当断子绝孙的太监！”边说着，张保边向其他几个军汉使了个眼色。立刻有两个人向樵夫走了过去。

樵夫昂然不惧地看着张保和走来的军汉，鼻子里“呲”了一声。两个军汉一左一右抬手要抓他的胳膊。樵夫提起双拳，迎着两个军汉的手就砸了过去。只听哎哟两声，两个军汉捂着手腕子蹲了下去。街上围观的人群一声惊呼。但呼声还未落定，樵夫已大步走到张保面前，劈头盖脸就是一巴掌，抽得张保双手松开杨雄，抱着脑袋往边上踉踉跄跄连退了四步，差点摔倒。杨雄手腕子一松，立刻浑身运起劲来，挣脱出身，抡拳四散打开，拳起时呼呼带风。围在他身边的三个军汉几个照面都被砸翻在地。另几个军汉正要上前帮忙，却被那樵夫一横手挡在前面。几个军汉挥拳冲上去，樵夫抬脚一个正踹，当面的军汉惨叫一声，被踹得身体凌空，一个狗刨式趴在地上。其他几人一个愣神，还没反应过来，樵夫已经一拳连一拳迎面打来。拳拳到肉，拳拳见血，只有攻击没有防守。几个军汉被这悍不畏死的刚猛打法压制得连连后退。张保一看形势不对，拔腿就跑。杨雄看见了，顿时大骂着跟在后面追了过去，只几个呼吸间，两人就拐过路口不见了身影。

被杨雄推翻的军汉爬起来拔出随身的小刀，干脆围住樵夫。那樵夫见了，顿时大声喊了起来：“各位街坊作证，是他们先拔刀子在前，我不得不自卫的啊！”

街上人一看真的动了刀子，生怕祸及自身，一股脑全部散了。

几个军汉面露狰狞，朝樵夫逼去。哪料到樵夫依然浑不怕死，对着刀子就敢出拳，而且手脚极快。看似刀尖要刺到了，他脚下一滑，连人闪开还顺带踢出一脚。而拔刀的军汉们显然不敢真正伤人，显得有些憋手憋脚。那樵夫指东打西，一双肉拳打得五六个拿刀的军汉东倒西歪，不断后退。

路边的两个外乡客人此时上前，一个推开前面的军汉，一个巧妙地闪身拉住樵夫说：“好汉，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们一般见